



再婚泪



华侨出版社

●婚恋问题丛书

再 婚 泪

宗 叨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190号

婚恋问题丛书

再婚泪

宗屹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100028)

经销商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河北香河第二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数 120千字 6.625印张

版次 1991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200册

书号 ISBN 7-80074-563-5/G·119

定价 3.40元

总序

吴 炜

纪一先生要我为他主编的《婚恋问题丛书》作序，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时下请人为书作序的，多是请名人，请大家；请文坛宿将，请社会名流，这既是出书者的需要，抑或也是名人、大家们的需要。我既非名人，又非大家，既不能因此抬高《婚恋问题丛书》的身价，又不能因此而改变我本人的什么，兵还是兵，将还是将，扛了大旗的“小丫”，也还是“小丫”。如此而已，岂不受宠若惊！

婚与恋，我一直以为是两个不同的怪圈。这两个怪圈有时吻合，有时脱离，有时甚至对抗。认为有恋爱，必有婚姻，婚姻一定是恋爱结果的，不是青年人幼稚幻想，就是书呆子们设计的公式。事实上，有恋爱的，不一定成婚姻，成婚姻的，不一定有恋爱；甚或越是有恋爱的，越不能成为婚姻，越是成为婚姻的，越是沒有恋爱。大千世界，婚恋现象，产生了多少悲欢离合？林林总总，纷繁耀眼，谁能看得

清楚？谁能说得明白？从“关关雎鸠”始，多少人为爱情唱过如醉如痴的颂歌，到最近引起轰动效应的电视连续剧《渴望》止，又有多少人为婚姻发出如泣如诉的哀怨。真有一天，把哲学、社会学、人口学、医学、性学、伦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都集中到人大会堂，我敢说也不一定能把婚恋问题说个清楚，而山里头老实巴交的农民会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告诉你“别扯了，就是那么回子事！”单单一个“什么是爱的基础和条件”问题，就可以写成一部洋洋大书，就可以掀起全民性的讨论，甚或还不可能把所有的现象都包融进去，不过，要说单筒也单简，正像老百姓所说那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如此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婚恋问题是怎样的怪圈，也不管是怎样的难以说清楚，对于人类都是“无伤大雅”的。即使把所有描写爱情的书籍、论述婚姻的著作，统统烧光，人类也还是会照样进行恋爱，照样有婚姻，因为人类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就早已在那里恋，在那里爱了。近年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的热门话题，什么人口的爆炸、性犯罪的增加，离婚率的提高，“第三者”的时髦，艾滋病的流行等等，都归罪于说服不够，教育不够，法制不健全，是不行的。因为人在爱河里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这种冲动常常会无所顾及，无法无天，不计后果的！有人说，爱是文明的开始，其实这文明本来就是脱胎于野蛮！也有人说，人在爱河里追求的永远是纯洁、美满、热烈、幸福，而得到的呢，却往往是悲伤、哀怨、懊悔和不幸，爱情的两端，究竟是=式，还是≠式？说不

清楚。解开它恐怕比哥德巴赫猜想——摘取数学王冠上的那颗明珠还难。

正是承认了婚恋问题的复杂、客观和神圣，才认识了纪一先生主编的这部《婚恋问题丛书》的价值。因为不管是《夫妻情秘》、还是《独身男女》、《家庭角色》和《再婚泪》，这4本书，都是敞开了一片原野，提供了一点思路，或者说只是给你提供一堆素材或原始的纪录，叫你去领略一下那纷繁复杂的婚恋世界，并承认它确实是“复杂、客观和神圣”的。

人类在婚恋问题上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谁代表世界上最美满的婚恋？谁在婚恋中得到的最多？恐怕比选个世界大总统还难。至于人为了爱情，应该付出多少？应该有什么样的意志和决心？更不可能有计量的标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之心够诚的了，可李商隐却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卢照邻是这样的表白，而那位作《上邪》的无名氏却说：“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用现在的语言，可以翻译为，即使发生了12级以上地震，你我都在震中心，只要留得小命在，还会爱你的！为了爱情，而赴汤蹈火，家破国亡，在所不辞，够意思吧！而这比山重、比海深的伟大追求和庄严誓言，又倾刻之间，即可变成片纸浮云，不然“杜十娘为什么怒沉百宝箱”？李师师为什么出家作尼姑？尤三姐为什么用鸳鸯剑抹了脖子？而秦香莲却非逼着包大人铡了陈世美的脑袋才解心头之恨呢？疯狂冲击着理性，激情涤荡了道德；淡泊与欲望

同生，残忍与慈悲共在；痛苦中掺和着欢愉，文明又离不开愚昧，这就是婚恋！古人其实早已知道了这个问题的复杂，于是在纪元前很早以前就在竹简上刻下了“婚姻，福祸之阶也”（《国语》）这样跨世纪的预言。但愿人们在纪一先生主编的这部丛书里，再一次领略我们祖先的教诲，使得普天下的怨女痴男们明白，自己到底是乘坐在什么样的船上？再造超生不可能，头脑清醒一点也就是了。

对婚恋问题看得比较清楚的，我以为是曹雪芹。他的一曲《终身误》：“都道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算是给婚恋问题作了一个明白的注解。不过《红楼梦》也是悲剧，曹雪芹也是悲剧，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全都是悲剧，难道人类真的逃不出爱情的苦海，非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才“真干净”吗？对此，人们又会有许多说法，又会写出比《红楼梦》还要厚的书来。只好由他去！

写书的人追求什么？有的人就像赶集一样，肥肉走俏，来肥的，瘦肉走俏，来瘦的。其实与其如此，不如来个全猪上市，肥膘、五花、里肌全有，头、蹄、下水俱全，心、肝、肺，连同猪皮、猪毛、猪粪，一样不少，任君挑选，各取所需，你用这一点，他用那一点，找教训的看思想，解忧闷的看情节，爱悲伤的看喜剧，非流泪不可的看悲剧，闲来没事的看故事，这样读者反而会更多。纪一先生说他的《丛书》是“四不像”，是否就是肉摊上摆了个全猪的那种“四

不象”？古人云，开卷有益，正是得益于“四不象”也。否则，只是肥膘，只是瘦肉，只是排骨，于你有益，于他未必有益。

1991年4月7日

于金台大院

目 录

总 序	(1)
第 1 章 没有爱的婚姻	
为寻求宁静的港湾	(1)
夭折了的初恋	(4)
一锅夹生饭	(6)
淌泪的红烛	(10)
红颜薄命	(12)
第 2 章 好桌子坏桌子	
什么是好桌子	(16)
一个姑娘等于两头驴	(19)
一个男青年的选择	(23)
木头还没干透	(26)
坏桌子的命运	(31)
第 3 章 危机是怎样出现的	
也许她不该走出家门	(34)

裂痕，出现了	(37)
失与得的重量	(41)
第 4 章 野花·家花·婚外恋	(48)
野花偏艳目	(48)
家鸭与野鹜	(52)
婚外恋与离婚率	(55)
一段耐人寻味的情史	(60)
第 5 章 缺腿的桌子倒下了	(65)
情秘，具有时效性	(65)
分手的时刻到了	(67)
好心人的劝告	(72)
破桌子终于解体	(77)
形形色色的告别式	(78)
第 6 章 女人地位纵横谈	(83)
只知有母亲的时代	(83)
历史上短暂的男女平等	(85)
被支配的地位与生育工具	(86)
节烈观的演化	(86)
一个重婚犯的故事	(89)
为什么不敢使用“安全阀”	(91)
多余的人，姿态高些	(95)

第7章	感情开放的第二个春天	(97)
	她陷入了新的痛苦中	(97)
	旧情难断	(100)
	彩球，抛向谁	(102)
	她被一个故事打动	(105)
	姻缘似有前定	(108)
	迟到的春天	(110)
第8章	再婚，再婚	(114)
	形形色色的离婚病	(114)
	难以忍受的孤寂	(117)
	医治爱情创伤的妙药	(119)
	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122)
	再婚，机不可失	(126)
第9章	再婚之后	(133)
	免得夜长梦多	(133)
	简单而郑重的婚礼	(135)
	母子情深	(140)
	继父母难当吗	(146)
	继父母难在哪里	(151)
第10章	再婚夫妇感情探秘	(155)

再婚后的幸福从哪里来.....	(155)
平等·信任·和谐.....	(161)
“天下通病”析.....	(169)
第11章 与再婚夫妇谈性生活.....	(175)
性生活在夫妻生活中的位置.....	(175)
性生活也需要学习.....	(178)
正确认识和对待性生活.....	(179)
不容忽视的性冷漠.....	(182)
如何对待“性感受不足”.....	(184)
轻松·自然·纯真.....	(186)
第12章 老年人的再婚.....	(190)
老年人再婚的合理性.....	(190)
老年人仍有性要求.....	(191)
老年再婚的阻力.....	(192)
老年再婚也要端正思想.....	(194)
结束语.....	(196)

第1章 没有爱的婚姻

没有爱情的肉体结合，这是连动物也会做的。

——贝多芬

● 为寻求宁静的港湾

辛梅妈的老病又犯了。

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不断掀起高潮，每次高潮来临，少不了要开几次批斗会。刚从部队转业、复员回来一批军人，加上回乡的知青，批斗会比以往更加严厉了。崔家的老头子，说是“恶霸地主”，在批斗会上连摔带打，会没开完，就咽了气。人们从他缝着的衣兜里，发现了40元钱。这大概是这位“恶霸地主”的全部积蓄了，怕抄家，所以缝在了衣服里。人一死，钱也带不走了。他的老婆，偷着看了几眼，连个眼泪都没敢掉。批斗会一完，“革委会”的干部们便打发两三个“富农分子”，用大架筐把“恶霸地主”的尸体一抬，抬到城墙根底下，挖个坑埋了。黄土压着肉，连块席头子都没有。

辛梅妈每次批斗会都得陪着。因为她病歪歪的，也没有什么民愤，所以没挨着什么打。不过，往前头那一撅，两三个钟头下来，也够戗！说穿了，她也没多大“罪行”：解放头几年，她跟着丈夫杨铁匠来到这个村落了脚。外乡人到这地方，受气。亏得杨铁匠有身武艺，又会打铁，总算在村里呆住了。头解放时，国民党军队撤退，跟各村要兵。保长黑了心，深更半夜带着人去敲杨铁匠的门，说是军队要人出工去修桥，人一出来就给绑上了。从那一去就再没回来。后来有人从国民党军队回来，说杨铁匠半道儿开小差时，被当官儿的开枪打死了。

那时候，辛梅才半岁。孤儿寡母没办法，辛梅妈带着女儿嫁给了辛明礼。土改时，辛家划成了富农。到辛梅上中学时，又是四清，又是文化大革命，辛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入团，没她的份儿；红卫兵组织，称她为黑五类子女、狗崽子。到1968年，学校的运动告一段落时，辛梅就回乡了。

回乡的滋味儿也不好受。因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干活时，队长总让她们干些脏活累活，评工分时，总给她们最低的，还不许争，否则就说你态度不好。开批斗会，爹妈在上边撅着挨斗，有时还挨打，女儿在下边看着不敢露声色，弄不好，把你拉到上边去，一块儿打！每日开完批斗会，辛梅都一边给妈妈捶腰捶背一边掉眼泪儿。

她妈终于挺不住了。这回，她问闺女：“梅子，江家那二小子，还找你不？”

她妈问的是江秋明，大队贫协主席的侄子，比辛梅大3

岁，人倒是挺老实。不知怎的，一从部队回来，就瞧上了辛梅，没事老找她说话儿，还托前院儿的赵大婶儿跟辛梅妈提过，辛梅妈说：“我们闺女还小呢，过几年再说吧。”把他回了。

她妈这一问，辛梅脸红了：“……我不爱理他，瞧见他就恶心。”

辛梅妈说：“听我说，孩子。妈活不了几天了，丢下你妈也不放心。我看秋明那孩子还不坏，至少人家出身好，家里又有当干部的，腰杆儿硬，不会受欺侮。我看你就答应下了吧，啊？”

辛梅流泪了：“我瞧见他在批斗会上，那么下黑手打人，他哪有点人味儿呀？妈，我不能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

辛梅妈说：“咱成份不好，能找什么样儿的？找成份好的，一般的人家不敢要咱们；找成份不好的，将来的孩子还当狗崽子，让人家往脚底下踩？要我说，孩子，你认命吧！”

辛梅扑在妈的怀里，放声哭了起来：“妈呀，咱娘儿俩的命，为什么这么惨哪？”

辛梅妈也忍不住老泪纵横，但她不敢哭：“孩子，小点声儿，别让人家听见！”

等辛梅止住悲声，她妈说：“你去擦把脸，到前院儿把你赵大婶叫过来。”

事到如今，辛梅只好照办了。上回，赵大婶上门来说亲，碰了个软钉子。这回，却要央求她，把辛梅送上门了。

辛梅，像一只狂风巨浪中的小舟，孤立无援，无帆无舵。风浪随时都有可能将它吞噬。她，非常需要一个避风港。

● 夭折了的初恋

辛梅和江秋明的婚事很快就订下了。消息立刻在村里传开，辛梅的女朋友们议论纷纷。干活儿的时候，这事儿难免要成为大伙儿的话题。

“辛梅可真精明，找了个复转军人，家里又有当干部的，这往后还错的了？”

“辛梅刚多大呀？这么早就把女婿占下了？”

“多大，虚岁20，属牛的！”

“你们说，她准喜欢江家二小子吗？”

“唔，结了婚，睡过两宿就喜欢了！”

接着，便是一片笑声。

这笑声传进辛梅的耳朵，像钢针一样扎着她的心。她真的不爱秋明，她那少女的心中，早有另外一个人的影子。他，是上中学时，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一个聪明、英俊的小伙子。他读过那么多书，肚子里的故事一串一串的。辛梅要求入团，经常找他谈心，她爱看他卧蚕眉下两只豹子环眼；她爱听他那用刚刚变粗的嗓音说话。每当他活跃在篮球场上时，辛梅不管干什么都要放下，跑到球场边上，看他灵活矫健的身姿。她佩服他的学识，羡慕他的灵敏。不论多难的几何题，他咬着嘴唇思索片刻马上就能解出来！辛梅有一次

开玩笑地说：“你的脑袋是什么做的？化学的吧！”他认真地说：“哪儿啊，木头的。”

有一段时期，他们俩人坐同桌。辛梅发现，他上课并不那么专心听讲。有时老师讲新课，他竟然在底下偷看小说！老师也有所察觉，有时故意提问他，他竟然能对答如流。而辛梅听啊，认真地听啊，还有弄不明白的，下了课再问他，他三下两下就给解释清了。辛梅说：“我把学费跟老师要过一半来，给你。行不？”就为了赶上、超过他，辛梅背地里没少使劲，各门功课成绩都上来了，成为班里和他并驾齐驱的好学生，老师还表扬过辛梅。有的女生来取经，问她怎么追上来的，她笑而不答。为此，她还得罪了几个好朋友。她确实无法回答呀。

在一个男女同学之间隔膜较厚的农村中学里，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是极其被注意的“敏感事件”。班里有那么几个男生，总爱捉风捕影地编造一些“爱情故事”在班里传播。辛梅心里对她男同桌的钦佩，不可能不在行动中流露出来。于是，“辛梅爱上团支书”的流言便传播开来，弄得两人哭笑不得。于是，由他向老师要求，调换了座位，和辛梅分开了。为躲避流言的袭扰，他有意地疏远着辛梅，甚至连目光也不敢和她碰一下。这个刚长出胡须的小伙子，当时真的不知“爱”为何物。

可是对于辛梅则不同了。本来她的心中是很纯净的，就像是刚从地下涌出的泉水。可是让别人这么一搅动，一股莫名其妙地感情真的从心底浮了起来。她不知怎的，心里总也